

回鹘文《金光明经》研究

——介绍拉施曼(S.- Ch. Raschmann) 博士的新著《回鹘文 金光明经 编目》

耿世民

(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语言文学学院, 北京 100081)

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兴起过一股新疆塔里木盆地考古热。其间从1902到1907年和从1913到1914年,德国先后派出以格伦威德尔(A.Gruenwedel)和勒寇克(Le Coq)为首的四次考查队到新疆。前三次主要是在吐鲁番工作,第四次则在库车。在前三次考查期间,他们几乎考查发掘了吐鲁番地区的所有重要的遗址,包括高昌故城遗址及胜金口(Sengim)、木头沟(Murtuq)、柏孜克里克(Bezeklik)、土峪沟(Toyuq)等地。获取了大量各种古代语文的写本(勒寇克说是17种语言,24种文字)、绘画、雕塑和其它古物。在所获古代语文文献方面(据说编号已超过5位数),其中回鹘文文献占相当比重,仅属于回鹘文《金光明经》(可惜多为残片)的就多达几千片。这些文献现主要收藏在柏林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中心。

战后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保藏在该国的古代东方语文写本进行了描写编目工作。参加此项工作的都是有关语文的专家。迄今已刊布回鹘文、藏文、蒙古文、汉文、梵文、阿拉伯—波斯文、奥斯曼土耳其文等语种的编目几十卷。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后,更加快这方面的步伐。

回鹘文《金光明经》是现存少数比较完整、重要的古代突厥语文献之一。德国所藏该经的残卷对全面研究该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德国柏林科学院吐鲁番研究中心的西蒙·克里斯梯娜·拉施曼(Simone-Christiane Raschmann)博士历经多年完成的专著《回鹘文<金光明经>编目》分为三大册,作为德国东方学协会(DMG)协办的《德国东方学写本总目》(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)丛书中的《古代突厥语

写本第五种》(Alt-tuerkische Handschriften, Teil 5)分别于2000、2002、2005年由德国斯图加特市Franz Steiner Verlag出版社出版。

每册由下列部分组成:(一)前言;(二)导论(内容涉及材料来源与规模、前人研究的历史、写本与木刻本);(三)目录:每张残叶的描写,包括第一行和末行的拉丁字母转写;(四)缩写字及参考书目;(五)各种编号对照表;(六)全部图版。

三册编号目录内容如下:

第一册:对属于原书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卷,即1-5品,1-197张(正反两面)残叶的描写;

第二册:对属于原书第四、第五卷,即6-11品,198-400张残叶的描写;

第三册:对属于原书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卷,即401-798张残叶的描写;从674号残文后,属于题跋文、不知属于何卷何叶的残叶;最后为补遗。

下面为残叶描写的举例:

076(本册编号) 新编号 U9034(旧编号: T III 56.17 默按 T III 为德国第三次考古队之意), Taf. 8 (图版 8)

此残叶原件已在二战中遗失,只存照片和 F.W. K. Mueller 的手写拉丁字母转写。为长条梵笈型,只存上半,每面写26行,划有边线、行线,在5-7行间有穿绳用的小孔。正面(=俄国本44, 10-45, 11)第一行和最后一行的拉丁字母转写。反面上方写有德国某次考古队、发现地及编号。左方用小字回鹘文写第二卷第五叶字样。反面(=俄国本45, 11-46, 12)第一行和最后一行的拉丁字母转写。又如:

018(本册编号) 新编号 U4251a, b(旧编号 T II Xanthippe), Taf.1(图版 1)

为两张木版折子叶,单面刻写,内容连贯。纸质细薄,已发黄。每面存四行,大小尺寸:14,4cm × 9,4cm。特点:U 4251b 残叶第一、第二行左方写有婆罗米字。内容:属于八大支多赞(Caitiyastotra),相当于俄国本的 30, 11- 16; 30, 16- 19。后为两叶第一行和最后一行的拉丁字母转写。

拉施曼博士,1958 年出生,1981 年毕业于柏林洪堡大学东方语文学系。1981 年进入民主德国科学院吐鲁番学工作组。1992 年在洪堡大学获博士学位。博士论文的题目为《新疆 9- 14 世纪古代突厥文献中“棉布(boez)”一词意义的语文学和经济学史研究》(Philologische und Wirtschaftshistor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Bedeutung des Baumwollstoffes [boez] anhand der alttuerkischen Texte aus Zentralasiens [9.- 14. Jh.u Z.])。

她除出版了前面介绍的三部专著外,2007 年又出版了《古代突厥语写本第十三种》(为对现藏德国回鹘文经济文书的编目)。此外她尚发表有关古代突厥语吐鲁番文献研究的论文数十篇,如:

回鹘文《入菩提行注》(Ein Bodhicaryavatara-Kommentar in alttuerkischer Ueberlieferung), 载: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(古代东方研究) 12(1985) 2, 309- 318。

回鹘文《高昌国赞》(Das Geloebnis des Buyan Kaelmish), 载: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(古代东方研究) 14 (1987), 160- 174。

《试论高昌王国奴隶的作用》(Zur Rolle der Sklaven im uigurischen Koenigreich von Qocho), 载:《前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分化的形成与发展——第三届民主德国古代史专业青年学者讨论会》(Auspraegung und Entwicklung sozialer Differenzierung in vor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en. Klassen und historische Triebkrafte, 3. Kolloquium junger Wissenschaftler ur- und fruehgeschichtlicher und althistorischer Disziplinen der DDR), Bad Stuer, 7.- 10.12.1987, Berlin 1988, 146- 158。

《回鹘文吐鲁番文献作为研究新疆社会经济史的史料》(Die alttuerkischen Turfantexte als Quelle zur Erforschung der sozialoekonomischen Geschichte Zentralasiens), 载:《一九八七年举行关于编目研究埃及、前亚、吐鲁番出土古代东方写本问题会议论文集》(Aegypten- Vorderasien- Turfan. Probleme der Edition und Bearbeitung altorientalischer Handschriften, Tagung in Berlin, Mai 1987, hrsg. von H. Klengel und W. Sundermann, Berlin 1991), 141- 149。

《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现状》(Zum Stand der Erforschung der uigurischen Dokumente), 载:《突

厥语研究年鉴》(Türk Dili Arastirmalari Yilligi Bel-leten 1987, Ankara 1992), 257- 263。

《回鹘王国租税、徭役考》(Einige Bemerkungen zu Steuern, Abgaben und Dienstpflicht im uigurischen Koenigreich von Qocho), 载:《古代东方研究》(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) 19(1992), 155- 159。

《一件用回鹘文注音的汉文吐鲁番文书研究》(zusammen mit T. Takata, Ein chinesischer Turfan-Text mit uigurischen phonetischen Glossen), 载:同上刊, 卷 20 (1993), 391- 396。

《柏林所藏关于吐鲁番史料的研究概况》(日文)(Berurin shoyu no Torufan Shiryu ni kansuru kenkyu kaikan [berblick über die Forschungen zu den in Berlin befindlichen Turfan- Materialien]). In: 《月刊》(Gekkan hyakka) 391 (1995/5), 22- 26 (in japanisch, bersetzung v. T. Nishiwaki)

《回鹘文佛教文献中的“棉布”》(Boez in Uighur Buddhist Texts). 载: Land Routes of the Silk Roads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Before the 10th Century. Desert Route Expedition International Seminar in Urumqi, August 19- 21, 1990. Beijing 1996, 589- 595(in Chin. 596- 599). In Chinesisch: Hui hu wen fo dian zhong de bo. bersetzt von Wei Jinjinyi. In: 《敦煌研究》(Dunhuang Yanjiu- Dunhuang Research) 1 (1998), 155- 157。

《金光明经>苏摩幢梦见金鼓研究》(Somaketu Traum von der goldenen Trommel). 载:《佛学明月——Bechert 教授 65 岁祝寿论文集》(Buddhavidyasudhakar. Studies in Honour of Heinz Bechert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). Ed. by P. Kiefer- Puelz und J.- U. Hartmann. Swistal- Odendorf 1997. 537 - 542. (Indica et Tibetica. Bd. 30)

《穆勒对金光明经的早期研究》(Aus den Vorarbeiten F.W.K. Muellers zum Altun Yaruk Sudur). 载:《庆贺罗尔包恩教授六十寿辰论文集》(Bahshi Oegdisi.Festschrift für Klaus Roehrborn anlaesslich seines 60. Geburtstags). Hrsg. von J.P. Laut/M. Oelmez Freiburg- Istanbul 1998. 295- 304. (Türk Dilleri Arastirmalari Dizisi. 21.)

《回鹘文关于“十地”描写注残卷研究》(Bruchstueck eines Kommentars zur Beschreibung der zehn bhumi's). 载:《庆贺卡拉教授六十五岁寿辰论文集》(Festschrift fuer Gyorgy Kara anlaesslich seines 65. Geburtstages am 23. Juni 2000 in Berlin). Istanbul - Berlin 2000. 17- 24. (Türk Dilleri Arastirmalari. 10.)

以及编辑出版纪念论文集、会议论文集等若干种。

《金光明经 第八品佛名考》(Einige Bemerkun-

gen zu den Buddhanamen im 8. Kapitel des Goldglanz- Sutras), 载: 《印度和新疆的语言、文化接触》(Sven Bretfeld/Jens Wilkens 【Hrsg.】: Indien und Zentralasien. Sprach- und Kulturkontakt). Vorträge des Göttinger Symposions vom 7.- 10. Mai 2001. Wiesbaden 2003. 95- 107. (Veröffentlichungen der Societas Uralo- Altaica. 61.)等, 以及编辑出版有关纪念论文集、会议论文集等若干种。

古代回鹘文《金光明经 Altun Yaruq》写本为现存维吾尔族最古老、最完整的佛教文献之一, 约在公元 10- 11 世纪由别失八里(Beshbalyq)(遗址在今乌鲁木齐市东吉木萨尔县境内)维吾尔学者胜光法师(Singhqu Sali), 根据唐代义净的本子从汉文翻译、改写成古代维吾尔语, 对研究维吾尔古代语文、文化、宗教具有巨大意义。

除德国残本外, 20 世纪初(1904 年)俄国马洛夫(S. Malov)在我国甘肃裕固族地区发现并携往俄国该书比较完整的本子, 现存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彼得堡分所。十月革命前不久由俄国科学院院士拉德洛夫(W. Radloff)、马洛夫用新铸造的回鹘文铅字重新排印出版, 但未影印刊布过原写本。

由于此书的重要价值, 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突厥学家们研究的主要对象。先后对此书的部分研究作出贡献的有: 缪勒(F.W.K. Mueller)在其 1908 年刊布的《回鹘文献汇刊》(Uigurica I)中, 根据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所获得的该书的写本残卷研究了第一(序品)、第十六、十七等品中的一部分。1930 年班格(W. Bang)和葛玛丽(A. von Gabain)在《回鹘文献研究》(Uigurische Studien, UJb, Bd.10)一文中, 研究了第三卷第五品(灭业障品)中的一部分。1941 年葛玛丽在其名著《古代突厥语法》(Altuerkische Grammatik)后面所附的文选中对卷十第二十六品舍身饲虎故事进行了研究。1945 年土耳其学者恰哈台(S. Chagatay)在题作《金光明经中两个故事研究》(Altun yaruktan iki parca)(安卡拉大学语言和地理丛刊 46)一书中研究了舍身饲虎故事和书前的关于张居道的故事(后者不见于汉文本)。马洛夫于 1951 年出版的《古代突厥文献》中也收录了这两个故事。1958 年土耳其学者西·特肯(S. Tekin)作为德国汉堡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了卷五第九(重显空性品)和第十(依空满愿品)两品(1971 年正式出版)。1961 年同氏又研究了第二卷分别三身品(载《乌拉

尔—阿尔泰年鉴》(UJb), 卷 33。1966 年同氏又研究了书末的回向文(buyan äwirmäk)(载《阿拉特 Arat 纪念论文集》, 1976)。1976 年德国皮特·茨木(P. Zieme)研究了卷一第二品中的一部分(载苏联 1976 年出版的《突厥学 Turcologica》)。1977 年同氏刊布了德国本残卷中的上述张居道的故事残篇。1979 年德国罗尔包恩(K. Röhrborn)和毛艾(D. Maue)研究了第一卷中的《八大圣地制多赞》(载《德国东方学会会刊》ZDMG, 卷 129)。1993 年 R. Finch 研究了第十六、十七品(TUBA 17)。1994 年土耳其学者 Ceval Kaya 又出版了根据俄国的铅字排印本的拉丁字母转写本, 书名题作《回鹘文金光明经》(Uygurca Altun Yaruq)。

我本人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开始对回鹘文《金光明经》的研究, 先后发表《回鹘文〈金光明经〉第九卷“长者子流水品”研究》、《回鹘文〈金光明经〉第六卷“四天王护国品”研究》、《回鹘文〈玄奘传〉及其译者胜光法师》等文。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我的硕士研究生张铁山、阿力肯、周北川作为硕士论文曾分别研究过此书中的个别卷品。此外, T. Ayup, M. Seyit 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。

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, 许多突厥学家研究了这一回鹘文重要著作。但迄今尚没有全文的校刊本出版。突厥学家们研究此书必须要懂古汉语或与汉学家合作, 才能避免错误。例如 1994 年土耳其学者喀雅(C. Kaya)出版的《金光明经研究》一书, 就因不懂汉文, 把相当于“神通”一词的回鹘文译文 k ügälig 拆成两个词 kuo 和 kälig。甚至突厥语言大师马洛夫院士也因不懂汉文, 在翻译其中的“舍身饲虎的故事”时也犯了错误。而我国突厥学家则在这方面占有优势。再说当拉德洛夫、马洛夫刊布铅字排印本时(1913- 1917 年), 回鹘文文献研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。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, 经过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, 回鹘文献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。

最后, 希望有关方面能关注此事。目前当务之急是取得俄国本的缩微胶卷, 加上拉施曼女士的编目专著, 我们定能完成一部具有相当水平的有关回鹘文《金光明经》研究的专著来。

注释:

参见拙文: 《关于若干古代突厥语词的考释》, 英文本题作《Notes on some Old Turkic words》, 分别刊于《民族语文》, 2002 年第 4 期和匈牙利《东方学报》(AOH), 2002 年。

[栏目主持: 施新荣]

[责任编辑: 李 蕾]